

海 洋 出 版 社

比恩·奥尔科夫著

冷冻人



冷 冻 人

比恩·奥尔科夫著

杜 漸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1 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冷冻人》是一本歌颂坚贞爱情的科学幻想小说。女主人公罗娜患了血癌，名医诊断，她的生命只有半年。她的丈夫——男主人公尼特，为了挽救爱妻的生命，决定与罗娜一起进行人类第一次人工冷冻冬眠，以待医疗技术发展到可以治愈罗娜的病症时，再解冻复苏。他们冷冻冬眠开始后，发明这项新技术的华伦医生却因车祸突然不幸丧生，负责管理实验室的三名助手都不知如何解冻。因此，这对年轻的夫妇直到四十七年后才被外界发现，得以解冻苏醒。这时，摆在他们面前的社会现实，与以前相比有了巨大变化。罗娜的病虽然顺利治好，但是，他们夫妇在社会生活中却感到处处不适应。最后，又不得不回到那长期冬眠过的地方——阿尔卑斯山古堡。

本书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勾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侧面，鞭挞了邪恶的思想意识，歌颂了坚贞纯洁的高尚情操。全书艺术构思巧妙，人物性格鲜明，读来引人入胜。

冷 冻 人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1/32} 印张：5^{1/2} 字数：120,000

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1,950

统一书号：10193·0098 定价：0.60元

译 者 序

《冷冻人》是一本科学幻想小说。作者通过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妻的故事，歌颂坚贞的爱情。女主人公罗娜患了绝症，欧美名医束手无策，她的生命只有六个月了。男主人公尼特为了挽救妻子的生命，同妻子一起进行冷冻冬眠，希望等有治疗方法时才醒来。他们缠绵动人的爱情，令人感动。

《冷冻人》又是一本写实的小说，它对人物的刻划，环境的描写，都是十分真实的，虽然小说跨越的时间幅度很大，这对夫妻在四十七年后才从冬眠中醒来，但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人感到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

《冷冻人》同时也是一本思想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读者传播一定的信息，也就是向读者传达些哲理。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一个世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真正民主的制度呢？这小说要说明的正是这些。

这本小说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并不算是什么经典之作，但它晶莹可爱，所以我才特地把它译成中文，介绍给读者。我不后悔花几个月时间去翻译它，相信读者看了之后也不会认为是浪费时间的。

科学幻想小说的天地十分广阔，不只谈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也可以谈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剖析现实社会问题的症结。科学幻想小说既可以是推理侦探小说、战争小说、历史小说，也可以是爱情小说、社会小说。

(一)

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因为每个人只能活一次。可是这个故事中的一对男女，却突破了这个极限，获得了两次生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纪，这到底是幸福呢？还是悲剧呢？读者自己判断吧……

这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纽约市。尼特·克列顿站在他妻子罗娜在加利医生私家医院的特别病房窗口旁，抽着一支香烟。他望着熟悉的纽约市，就像一个男人透过衣服也能辨认出情人的每一条曲线一样，这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都是他的创造物，用钢铁、石头、玻璃和木材建造出来的。他还会建造更多，把旧的拆去，建起新式的楼宇，使纽约具有一种新的力量，新的和谐和新的美，这一梦想是以他的技术和他的设计去加以实现的。但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了昨天的事了，今天这梦想和设计对于他还比不上手中香烟的烟缕更值得注意呢。他现在唯一关注的是罗娜，医生虽然不讲，他也明白病魔已宣判了罗娜的死刑，这正是他无法接受的现实。加利医生从尼特和罗娜小时候就认识他们，他是他们的私人医生，他坦率地告诉尼特，罗娜的病是无法医治的。可是尼特拒绝相信，罗娜才三十岁，怎么生命就会结束了呢？他要听取医学界所有权威的意见，于是专家一个接一个请来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他们走时荷包是加重了，但却没有减轻尼特心头的惊惧和忧愁。今天，专门从伦敦用专机请来的温吉邦医生，将会提出意见，他是西方白血球病的最高权威，一般人是无法得到他的诊治的，但克列顿把他请来了。加利医生已经赶到机场去迎接。尽管尼特知道希望甚微，但他仍然迫切地希望会出现奇迹。罗娜在睡眠中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尼特赶紧拧熄香烟，向病床走去。

尼特温柔地将耷拉在罗娜额角上的头发往后拨拨，在她唇上柔情万千地轻轻一吻，但她除了一声轻叹，却没有醒过来。近来她经常沉睡，当然安眠药使她减轻了痛苦，但她的生命却在不知不觉中飞快流逝，这多可惜啊！门打了开来，加利医生带着个子有六英尺六英寸高的温吉邦医生走了进来。温医生有着精明的眼睛，每一个动作都很硬朗干脆，表示出权威的身份。尼特一见他就喜欢他，但温医生对他的招呼，只是点了点头，立即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身上，看来他是个不讲废话的人。

呆了一会儿，尼特一开口讲话，就使他留在病床旁的地位改变了，他想讲明一下罗娜的情况，当然这是多余的，因为加利医生已经先把罗娜的病历，验血单和X光片全让温吉邦医生研究过了。尼特觉得自己是病者的丈夫，有权利讲一讲自己的看法，想不到温吉邦医生的反应，却是毫不客气。

温医生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挺直身子对加利医生说：“这真是无法忍受！我绝不在别人监视下诊治病人。”

尼特不好意思地说：“医生，我是她的丈夫啊！”

“住口！”温医生这次直接回答他了，“这是诊治，不是业务会议，请你出去。”

尼特难以置信地望着他，加利医生连忙介入，拉住他微笑着说：“尼特，我跟你出去谈谈。”

到了走廊，尼特生气地说：“连讲话都不准！”

加利医生说：“小伙子，别忘了，他是个医学界的权威，别难受，你是建筑界的权威，难道你喜欢别人站在你旁边监视你搞设计吗？”

“那不同！”尼特叫起来，“这是有关生死的事啊！”

“对！但罗娜的生死正在等他来决定呢！”加利道。

尼特望着医生，点了点头：“对不起，我就在这儿等吧。”

加利医生说：“不，诊断可能要好几个小时，甚至一个上午，你为什么不回家去看看孩子呢？”

“他们在戴安妮那儿，我们已把他们送到乡间去了。”

“好吧，那么，你何不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尼特没有出声，加利医生接着说“我知道最近你看了很多医学杂志，你对医学的知识已经不是业余的水平，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我太了解你了。在我的办公室里，书架摆满了医学书籍，有的是你看的，等温医生一作出结论，我立即通知你好吗？”

尼特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虽然满屋是医书，但他却无心去看。火炉里木头在燃烧，他走到壁炉旁，并不是想暖和自己的身体，而是想融解心灵的冰封，从罗娜得病开始，他每天每时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搏斗。

望着火焰，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他和罗娜在一起生活得多么幸福啊！他们一生下来就很富有，简直是上帝的宠儿。他们有头脑，有天资，相貌好看，世界上每一道门都是自动地为他们打开；他们有欢乐的童年，从来没有生过什么疾病。如果说尼特有敌人的话，他是从来也不知道的。人们都说，

大海中没有一条鱼能抵挡得住他的召唤，都会自动为他浮上水面。他一直在走好运！

对于这点，没有人知道得比他自己更清楚，这反而使他觉得委屈，也许正是这点意识，使他在任何领域都进行竞争。他不愿驾驶一艘不是他亲手建造的船，否则会使他无聊。他不喜欢顺风，却喜欢逆风而行，这就是他的性格。

只有一样他是感激自己的好运气的，那就是罗娜的爱情。

他知道，一个年轻的男子和一个妙龄的少女，他们相邻而居，像哥哥和妹妹一样，青梅竹马地长大，由于是世交，关系更加密切，最后发展成爱情，这是很难得的。罗娜，是他的爱情，是他的生命！

他离开椅子站起来，盲目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们现在有结论了没有？为什么还不通知他？慢慢地痛苦地他控制住了自己，甚至还自嘲地苦笑起来。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那好运太无聊，命运为他打开了未知的道路吧？生命之书全是用黑墨水写的字，现在写进了一个赤字，血红的字。一个赤字就够了，全部数字都被拉平过来啦！

他的目光停在排列满墙的书架上，那儿有着人类的历史！这一年来，自从罗娜病后，他拼命翻阅医学书籍，对别的东西不屑一顾。他并不是在找寻自我安慰，只是希望能发现医学界忽视了的东西。牛顿和他的苹果……那是一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但他仍要寻找，难道他不是万事如意的尼特·克列顿吗？

他把医书一本本抽出来，又插回原处，心中越来越愤慨，为什么医学这么发达，却没有办法救罗娜一命呢？他生气地

把一本厚书插回去，却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医生写字台旁的一个小架。架上的东西散落一地，有一个烟斗架子和一个烟丝罐，一张镶在镜架里的医生的儿子穿空军军装的照片，几本薄册子和一个厚笔记本。笔记本内的纸散满一地。他赶快去收拾。还好，什么也没打破，只是有一些烟丝倒在地上。他把它抹掉，将烟丝罐和烟斗放回扶正的小架上。当捡起薄册子一看，使他非常惊讶，原来那是几本 W·H·奥登和罗拔·弗洛斯特的诗集。他心想，我对自己最熟悉的朋友认识得多么不完全啊！他把诗集放回架上去。

尼特把散开来的笔记一张张捡起来。他对这些笔记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想赶快把它们收拾好放回原处。使他惊讶的是，这些并不是行政记录或病历，而是从报刊上剪下来贴好的剪报，而且题目十分古怪。诸如《今天去了，明日回来》、《用人工冷冻使人冬眠已成可能》、《不朽的爱，七年半女儿昏迷不醒，双亲每日不变仍去探病》、《试验接近理想，时间变慢能如速度加快一样》……尼特微笑了，这又是他自信很了解的家庭医生另一面他从来不知道的嗜好。事实上，他对加利了解是多么表面啊，他正想把笔记本合上，突然一段文字把他吸引了！

“任何神智正常的人愿意放弃现在，进行冬眠，而等将来再醒过来吗？对，相信极少有人愿意。但如果一个患癌症的人，只能再活一年半载，若能等上十年二十年，医学就可能把他救活。他失去的将是极少的东西，然而却能赚回一切。在未来是一定有救治癌症的方法的。”尼特兴奋地反复读着这段剪报。他想这不是救活罗娜的关键所在吗？这不是罗娜所急需、他绝望地找寻的办法吗？他的双手不禁抖起来，捧

着那本笔记，细心地阅读下去：

“几百万年以前，大自然母亲就发明以冬眠来保护她的儿女，度过寒冷而无食物的严冬。她在某些动物，如熊、猬、腮鼠的脑子里建立起一种机械的定律，使它们进入一种冬眠状态，体温降到某一低温，它们只需很缓慢的血液循环，维持体内的能量消耗，经过几个月的睡眠，直到春天来临。人类也能进行冬眠吗？当然医学上有脑部受伤昏迷不醒很多年的事例，那是控制睡眠的脑中枢受了伤。但终有一天，人类能够悬凝生命的进展，那将对我们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尼特又看到一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雷约翰博士指出：‘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冬眠会变成现实是毫无疑问的。外科进行肺部和心脏手术时，降低人的体温已是常见的方法。将整个人的生命无限期地悬凝的技术，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将狗、猴子冷冻，然后再使他们恢复正常，不产生任何损害的试验已经成功，方法是使整个身体内外同时降至低温，小动物相对来说容易办到，因为他们体积纤小，但将一个人所有内外各部分同时冷冻，就困难得多了。几个月前通用机器公司冷凝部宣布对一个新仪器进行试验，它将人体的血液抽出，使之降温，然后循环回体内，理论上说这仪器可用于减低血温，使循环减慢，当达到适当低温后，用雪将人体包装起来。当然，下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各部分解冻，人体事实并未完全冻结。只是以温度控制使之半休眠，这样可以持续达一个星期。但危险的是如果冷冻和解冻时，内外各部不能同步进行，会不可避免的由于冰结晶的膨胀，造成人的血液及组织的破坏。目前，还需要有识之士进一步研究。’”尼特又看到有关一个少妇七年半昏迷不醒

的报道，那是密切根州的一次手术麻醉产生的意外。这少妇并没有死亡，但却完全失去了知觉。昏迷！这样真是生不如死啊，但生命呢？怎样才能活下去？有一两种癌症已经有办法救治，也许一年两年后，也会发明救治罗娜血癌的办法吧？也许下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是发明医治血癌的科学家吧？

他抬起头来，看见加利医生慢慢地走进来，显然医生并没有注意到尼特在看他的剪报，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尼特身上，想着如何把那无情的结论向这年轻人讲出来。

尼特问：“哦？你那位大人物没跟你一块来吗？”

加利医生倒抽了一口冷气，摇摇头。

“那么说，是坏消息了。”

“是的，我早就告诉过你，希望很渺茫……真对不起。”

“那么，她还能活多久？”

“六个月，如果使用特别的输血，也许，还可以拖一年，不过……”医生再也讲不下去了。

沉默了一阵，尼特说：“医生，告诉我，按你的意见，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

“什么？”

“你对这方面的研究是会清楚的，需要多长时间？”

加利医生皱起眉头，很冷静地说：“我怕这问题我回答不上来。”

“你说吧，要一年？五年？还是十年？”

“你说的数字可能有一个是正确的，但不知哪个更实际些。”

“十年？！”

“你问这些干什么？”加利医生这时才注意到尼特手中的

笔记本，他大叫起来，“你看这些干什么？”

“请原谅我，”尼特说，但他的语气丝毫没有道歉的意味，“我偶然碰翻了你那个小架，打翻了上面的东西，收拾时发现了这个，”他用手指点了点剪报，“你是为了罗娜才开始这……这种研究的吗？”

加利医生摇摇头，“我多年来就关注这问题，……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应该明白的，”尼特说，“我希望能使她活下去，保持她的生命，如果需要，就让她睡去，一直睡到有办法治好她的病。”加利医生沉默不语。

尼特大声叫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

“简直是疯狂！”医生避开话题。尼特穷追不舍：“到底有没有进一步试验？”

这次医生也有点生气地回答道：“当然有进一步试验，所有科学研究所都不会因失败而停止探索的。”

“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嗯，我听到过一些消息，不过没有落实。”

“什么消息？告诉我！”

“好吧，小伙子。”医生道，“不过我希望绝望不会使你乱来，这是不会有结果的。”

“你能以一个简单的答案回答我简单的问题吗？医生！我希望你把试验的结果告诉我！”

“这消息并非来自科学家，也得不到科学家的承认。”医生摇摇头说，“常常会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宣布自己发明了永动机，结果是骗局。”

“是谁？”

“我连提都不想提这类蠢才的名字。”

对于这个回答，尼特的反应是抓住医生的双肩，摇晃着，大声喊叫：“我要他们的名字！”

加利医生望着尼特，但不讲话。过了一阵，尼特放开了他。

“医生，真对不起，我并不想这样。”尼特的声音发抖了。

医生冷静地说：“不要紧，我能理解。”

尼特问：“现在罗娜醒来了吧？我可以见她吗？”

医生点点头。

“她……她知道了吗？”

医生温情地说：“她当然知道了，对于像她这样的姑娘是不能撒谎的。”

“谢谢你！”尼特快步走了出去。当他走进病房时，尼特看见罗娜又在昏睡，他站在那儿，望了她很久。

罗娜睡得很熟，盖在她身上的被单动也不动，她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尼特走近些，轻轻地说：“我最亲爱的人，你不必害怕，你不会死的，我发誓，你不会死的。”

他俯下身去，轻轻地吻了吻她的脸颊，但她却一动也不动。

几天后，尼特把一份计划交给加利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他无法同意它，作为这对夫妻的朋友，他更不能接受它。尼特的要求很简单，他要罗娜把生命剩下来的全部时间，归他一个人所有，由他单独陪伴她，离开城市，不再进一步接受医药治疗，而且，他们从此断绝同外界的联系，包括朋友以至家庭成员。

虽然尼特没有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加利医生认为他了解原因，他知道罗娜只有六个月的生命，生命已变得很短暂了，尼特和她不愿意把他们的时间浪费一个钟头甚至一分钟在任何别的人身上。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好多东西想要去见识，去分享。医生想，也可以说死亡是一种大解脱，现在这世界充满了那么多的重负，军备竞赛、氢弹、核弹……但很多事情也只是人类历史上还未写出来的一道铅笔痕迹。罗娜，至少她不会再看到这段历史，也不必为它哭泣了。他还想到，他们还能够剩下的时间已经很少，他们应该在这六个月内尽量痛饮生命的美酒。尼特所以向他提出这计划，并不是要他赞同，只是要他作技术性的协助。尼特已将他那架私人飞机加以重建，改装成一间飞行病房。尼特在妻子生病期间，已掌握了治疗和护理的技术与知识，他要加利医生对他进行一次考试，看他能否处理任何紧急情况。很明显，他要一切由自己动手。在医生认为合格后，他们就飞走了。

克列顿夫妇离去后的几个月里，加利医生曾多次向罗娜的姐姐打听，戴安妮在照顾着他们的孩子，但她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这使加利医生心情更加沉重，虽然他已尽了最大努力，却无法救治罗娜，他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活像看着一个最挚爱的友人同无法战胜的强敌在搏斗时，却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帮不上手。当最后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不只是加利医生，成千上万人，都被这可怕的消息吓呆了。

世界，有好几分钟像来自永恒一样，为这消息发抖，这不是发生大地震的消息，更不是个震撼大地的新闻。每一天都会有相爱的人死亡，但要知道，尼特和罗娜是世人瞩目的人物。他们被公认为是最幸运的夫妇，广泛受到人们羡慕

和嫉妒，无论是他们的美貌、财富、天资、才干，还是他们所干的一切，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人艳羡和眼红的。他们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成功，却毫不可惜地将成功的事业抛弃，去追求爱。为了爱情，罗娜这个疯魔了全世界观众的电影明星，不再在银幕上出现。他们的爱情是使人最艳羡的，可是，现在却一切都归于乌有：他们死了，甚至他们的死法，也是极浪漫蒂克的，是“在海上失踪”，但也可以说是“在天上失踪”。他们从法国的马赛飞往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但永远也没有飞到。可能是在地中海上空失事，飞机落人大海去了。

他们素来是来去无踪，人们也不在意，他们宣布飞往摩洛哥，并未引起当局注意，还以为他们是故弄玄虚，要飞到某个事先不让人知的目的地，避免好事的记者追问。但两天过去了，人们开始搜索，所有机场都没有他们着陆的消息，他们像流星一样在地中海上空殒落了。